



5. 談天說地話回歸
6. 建議港粵電信合併
7. 中國航空工業何去何從？
8. 砍樹救林
9. 政府領導市場
10. 白話「反壟斷」

5. 談天說地話回歸

中國人說閑話，叫談天、聊天。所聊之「天」，經常不是天氣的「天」，是天下的「天」，是政治。祖國大陸電視劇《三國演義》、《武則天》、《漢武帝》、清朝的幾位皇帝《走向共和》不說，即便金庸的武俠小說，既是人生，更是政治。一直到2006年，中央電視臺炒作「學術超男」易中天，一本暢銷百萬冊的《品三國》，從頭到尾全是政治。這和西方很大不同。大鼻子也說閑話，英語叫「chat」。查英漢字典，有兩種解釋：一曰閑談、聊天；二是「與……調情」。既然如此，聊的通常不是天下的「天」。

既然不聊天下之「天」，用不著招搖。紳士淑女，心平氣和，款款而談。而且，西方人似乎越有錢，嗓子眼兒越細。餐館裡用餐，喫得慢條斯理，聊得柔聲細氣，生怕旁人聽了去。中國人談天說地，正大光明，擺在桌面的，通常不是如何勾引良家婦女，是時事和政治得失，安邦定國大計。所以，高談闊論，指天劃地。生怕別人聽不到、聽不清，所以，字正腔圓，慷慨激昂。渴了，飲茶。餓了，點心。一頓「早茶」下來，無論會親訪友，個個意氣風發，唇焦舌敝。

拿嘴聊天，嗓門再大，能聽到的，人數畢竟有限。中國人講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是，從理論到實踐，有一個矛盾：雖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總統、港督、議員等等負責人的位置，沒有那麼多。如果人人當總統，當港督，當議員，哪裡還有匹夫？如果匹夫只能當匹夫，又哪裡有「責」可負？負責的一定不是匹夫，是匹夫一定無責可負。這個矛

盾，令一些不甘心作匹夫的什麼「夫」——士大夫（？）激而忿之，培植出悲天憫人的文化傳統。單喝早茶不過癮了，要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從談天說地，到指天劃地，到呼天搶地，用心始終如一，不甘心作匹夫而已。奇怪的是，歷史上，當局往往產生誤會，以為這些不願作匹夫的匹夫，心懷叵測改天換地。結果，聊天聊出早茶之外。有時，聊出一場株連九族的文字獄，也說不定。發人深省，「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影射譏諷的是大清皇朝，還是寫詩人自己？

◎ 什麼港人治港？

香港回歸祖國，50年制度不變，保證是港人治港。1996年「九七大限」降臨之際，各色港人挺身而出，報名領表，競選特首。什麼港人將要治港，成為港人佐茶傾偈的熱門話題。

港人治港，理論上，只要是港人，都有權力申請當特首。實踐中，其實不然，箇中一些與西方民主一樣不言而喻的東西。首先不言而喻的是，長得像彭定康的港人，不能治港。剛剛粉碎了英女皇主權換治權的鬼蜮伎倆，如果選出一位相貌與彭定康分不清的新特首，豈不讓人以為剛剛還回來的香港又借了出去？所以，彭定康的學生兄弟不行，遠房親戚也不行。不管他們在香港住了多久，拿什麼護照，歐洲白人不行，南亞「紅頭阿三」也不行。一定是比較純正的中國黃人，才不致引起世人疑慮。至於說什麼叫「比較純正」，不出五服，還是百分之多少的中國血統？這又是一個條文上沒有而人人都能拿捏得恰到好處的不言而喻。總之，港人治港，必須「中國黃港人治港」。否則，算什麼回歸祖國呢？因此，競選新特首，理論上，港人人人有份；實際上，大鼻子港人沒份。再說生在、長在香港，衷心熱愛香港，再有經

天緯地之才，鼻子長得不對，——沒戲。

這一條不言而喻，不是秘密。人人心知肚明，明白到了天經地義的程度。大鼻子港人中，既沒有報名領表，也沒有申冤抱屈。就像在美國生活多年的華人、阿拉伯人、日本人、印度人、巴西人、阿根廷人、哥倫比亞人、以及土生土長的印第安人，掙錢再多，責任心再強，再熱愛人人平等的民主天堂，沒有人挺身競選美國總統。不要說總統，州長、議員都罕見。這種違反平等原則的不平等，從來未經法律認可，從來沒有民運人士質疑。所有追求民主的人類，從來這樣不民主地運作。連朝思暮想民主改革的彭定康自己，也沒有想到可以找個香港出生的弟弟參加競選。果真能夠如此行事，何必大費周張地與中共談判呢？

再一個不言而喻的是，錢少的港人不能治港。這也是民主條文上沒有而人人心知肚明的天經地義。報名領表的再多，有希望當特首的，均屬有錢人。雖然不是誰錢多誰當特首，只有有錢人能當，是毋庸置疑的。美國、英國，再民主、再平等，何時見過有開不起奔馳二百五的人當總統？所以，港人治港不僅是「中國黃港人治港」，而且是「中國黃且富港人治港」。

這似乎正是共產黨祖國的既定方針。共產黨原本是幫忙窮人造反的，在香港，反其道而行之。《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錄得明白：「繁榮穩定香港，我領會中央意圖，首先要將華人資產階級中的大資本家穩定下來。」所以，「港人治港，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前提下的港人治港，是資產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而不是工人階級為主執政下的港人治港。」回歸之前，共產黨的戰略方針是，「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臺資；壯大中資」。¹ 資、資、資、資、資、……從頭到尾都是「資」。按照這個方針，1997年回歸祖國的，究竟是香港的地，香港的「資」，少數拿外國護照的大資本家，還是六百萬讓人「殖」了150年的同胞人民？

◎ 港人治港與制度創新

1996年的新特首競選，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喜氣洋洋，讓飽受殖民統治的港人耳目一新。施政綱領，宣傳材料，民意調查，街頭鼓噪，記者招待會，電視臺專訪，個人心路歷程，香港前途展望，訪貧問苦多多關照，抱路邊小孩對鏡頭燦笑……五光十色，應有盡有。唯獨缺少，對港人治港制度本身的理念說明。是專制？不是。參加競選特首，港人均可報名。候選人由「推委」推出，「推委」選舉。是民主？不是。西方政客上報紙、上電視、上街頭，呲牙咧嘴笑得像一朵花兒，圖的是選票。我們這裡，特首尚未直接選舉，表現得好也罷，不好也罷，老百姓無權決定誰當選。操辦諸多民主噱頭，圖什麼？

選出的特首，最後要中央政府任命。除去這一條，現有的推選制度，十分類似「選美」：所有的活動全公開，報名填表啦，記者採訪啦，閃光燈拍照啦，報紙，雜誌，電視，廣播，談身世，談好惡，穿新衣服，側身微笑，秋波橫溢，……老百姓喜聞樂見，品頭論足，但是沒有投票權。有投票權的是一組某機構選出的評委。單是為了當選，其實只要對評委的問題答得好，笑得甜，則足夠了，犯不上勞神巴結廣大群眾。——錯了！與無權投票的百姓搞好關係，事關成敗。因為選的是「香港小姐」、「臺灣小姐」、「亞洲小姐」。所以，香港選美一定要香港大家看，臺灣選美一定要臺灣大家看，亞洲選美一定要亞洲大家看。試想，如果省略這道「大家看」的程序，選出的豈不只是「評委小姐」？看過了，就是「知道了」。「知道了」，叫什麼什麼小姐，就順理成章、名正言順了。即便個別觀眾有意見，因為不是直接選舉，也無從瞭解自己的意見有多少人同意，是不是有代表性。於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服從評委。只有港姐是全港德、智、體第一健全之美女。

這種制度的可取之處在於不走極端。不是完全的民主，也不是徹底的專制。中庸之道，兼收民主、專制之長，規避二者之短。普通百姓多數沒有念過美學專科，有的不過一點點不成系統的模糊感覺罷了。看過了，知道了，茶餘飯後「八卦」過了，也就消停了，認同了。不管選上哪個，反正都比自己家裡老婆年輕漂亮，誰還真的較勁兒，要理論一番？

藉助這番巧妙的制度安排，「一國兩制」前途燦爛。選而不選——百姓不投票，不選而選——人民「大家看」，道可道，非常道，似有還無，玄而又玄！一方面，貿然直接普選，萬一選上彭定康的弟弟怎麼辦？一方面，中央公然任命，民眾沒有機會看熱鬧，港人治港，理不直氣不壯。如今特首競選，決定誰當特首的「推委」不競選。「推委」選擇（人大、政協）不透明，特首競選全公開，而且鑼鼓喧天。既排除了彭定康胞弟僥倖當選的可能性，又讓百姓歡天喜地民主一場。於是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既民主，又集中。既有中央幕後操控，又有新聞自由監督。既有循規蹈矩、等因奉此的行政系統，又有惹事生非、請願遊行的反對黨派。如果能使這些好處各司其職，恰如其分發揮作用，組合一套有機共生的制度體系，那才是港人政治智慧的結晶。

目前，祖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不敢輕舉妄動。共產黨要避免前蘇聯的解體悲劇，必須小心翼翼。祖國臺灣，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哇！1996年大選，居然推出中華文明五千年來第一位曾經以為自己是日本人的民選總統。由此看來，老祖宗幾千年不民主，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多虧了這次選的是「臺灣民國」總統。李登輝如果真的是中華民國之總統，祖國大陸豈不要整個變成釣魚島？所以，民主也好，專制也好，走偏鋒，不循中庸之道，不是祖國大陸也不是祖國臺灣的出路。在這個民族振興的歷史關頭，港人治港，如果能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創新，不僅港人的福祉有保障，而且，對整個民

族的政治體制建設，兩岸和平統一，都有極其特殊的意義。因此，民族大義和歷史演進需要的，不是消極保住一隅之地的既得利益，而是積極進取中華民族整體振興的豐功偉業。但願這一屆、下一屆、不管哪一屆，能選出一位在制度建設上肯下功夫的新特首，一個民族英雄。

現在競選特首的，誰是英雄？

◎ 商人治港？

有希望當特首的，是三種港人：公務員、法律界人士和商人。

英國殖民當局栽培澆灌公務員，升旗唱歌，立正跺腳。皇家警察，效忠女皇。說話辦事，一律皇家規矩，150年如一日。英語說得比英國人好，國語沒得說。加上政治部審查約束，政府官員過去很少機會去大陸溝通。公務員直昇新特首，連續性太強，很難撇清主權換治權的嫌疑。香港回歸祖國，主權、治權都要回歸。雖然回歸了，祖國又不管。所以，港人治港，維持現有制度不變，不能不靠公務員，不能全靠公務員。

法官、律師依法辦事，符合維持法制社會不變的原則。可是，香港的法制，是從英國搬過來整治中國人的。就算是大法官，遠遠比不上祖國包公。包公牧民不殖民，情、理、法兼容並蓄。辦起案來，既要合法，又要合情、合理。所以有青天大老爺在上，審時度勢，明察秋毫；草民百姓在下，摸爬滾打，喊冤叫屈。說了法論理，論了理講情。一個案子一齣戲，電視劇一集跟一集，沒頭沒尾，沒完沒了，不亦樂乎。哪裡像前些年審王丹，一上午就完事了？英國人的法制，白羊尾巴假髮、黑嗶嘰長袍。只有黑白，沒有情理。雖然也開庭、休庭，一天說不完，改天接著再說。可是，說

破天，仍舊只認白紙黑字，不論是非曲直。單憑這一點，離中華文明差太遠了。中國圍棋，也是黑白兩色。橫豎 19 條線 361 個交叉點，你擺一個，我擺一個，就這麼簡單平等的規則，任憑多少人來，下多少盤，硬是一盤一個樣，千古無同局！中國人從來都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哪裡可以僵化得只按一本法典辦事呢？

相比較而言，還是商人離英國最遠，與祖國最近、最親。香港商人很少從英國發財回來，對女皇沒有過多感情。特別是祖國改革開放以來，富商鉅賈穿梭往返，投資——以支援祖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捐款——以弘揚祖國文化、教育、體育事業和扶貧賑災；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以訴心向祖國九曲 18 道彎之衷腸。於是，港人治港，商人治港，大有希望。

商人離祖國近，也有近的麻煩。中國文化，過去講究士農工商。「商」，在道德品質排序上，屈居劣等公民。所謂「在商言商」，說直白了，就是唯利是圖。雖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核心還是一個「取」字。高陽寫商人，神來之筆，叫作與己有利，與國與民有害者不做；與己有利，與國與民無害者，可做；與己有利，與國與民也有利者，大做而特做。² 可是，高陽沒說，與國與民有利，與己不利，做不做？離開了「利」字，則不成其為「在商言商」了。當然，商人也有樂善好施的。但是，總得先「取」了，才有的可「施」。而且，「取」的時候，每每不聲不響。「施」的時候，一定敲鑼打鼓，張燈結綵。結果，「施」得越多，越惹人懷疑——這傢夥到底「取」了多少？

士農工商，「士」排首位，因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標榜「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左宗堂以詩言志，「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譬如詩聖杜甫，懷經天緯地之才不遇，住茅屋已是天大委屈，偏偏雪上加霜，大風吹翻房頂，霜上結冰，刮下的茅草，村裡頑童搶了就跑。直

把老漢氣得七竅生煙，哭得驚天地、泣鬼神：「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真所謂「不以己悲」。³ 這等豪氣干雲的大丈夫，當不當特首，都是人上人！

再看「農」和「工」，與天下同憂樂。天下「憂」了，不得不憂；天下「樂」了，終於輪到他們亦樂。歷史上，「農」比「工」，在時間順序上，經常先「憂」後「樂」，所以「農」排在「工」前面。「商」排在最後，因為他們的生活是「先天下樂而樂，後天下憂而憂」。平頭百姓都在辛辛苦苦地「供樓」，人家早住進豪宅了。港人治港，萬一真的治砸了，現成買張外國護照，去英國、去美國，照舊住豪宅，有什麼好「憂」的？

商人「先天下樂而樂」倒也罷了，最讓人放心不下，還是「在商言商」的一個「取」字。1985年，一套只有50平方米的狹窄樓房單位，相當於港人八年的平均工資；1994年，上昇為23年。十年時間不到，房價相對港人工資上漲兩倍多。⁴ 如果真的選出一個房地產商人當港督。「供樓」，對多數港人來說，不會變成隔代才能完成的偉大事業？本來，商人能作到取之有道、樂善好施，已是唯利是圖者流之極品，值得人人交口稱讚了。何必非要鯉魚躍龍門，競選什麼特別行政區長官呢？

◎ 勸君讀《黃禍》

鴉片戰爭以來，祖國被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得鼻青臉腫，兩代皇帝落荒而逃。經歷了奇恥大辱，當然要反思，要奮然崛起。辦洋務、組新軍、廢科舉、興學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際全沒用。一直折騰到「五四」運動，恍然大悟，原來是孔夫子老人家坑害我們幾千年。從那以後，打倒孔家店，四萬萬炎黃子孫走上現代化自新之路。

所謂「現代化自新之路」，無外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兵分三路：一路借給大鼻子，成了殖民地，搞的是純種資本主義。女皇提倡「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上帝碧眼紅鬚，華人無緣攀親戚，剩下前半截「人人為自己」，悶頭掙錢。一路走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中不中，西不西，土不土，洋不洋。結果，幾百萬美式裝備的正規國軍，讓山溝裡衝出一股土八路，打得秋風掃落葉，流落到臺灣寶島。真正厲害的一路是共產黨。把孔老二祖墳刨了，碎屍揚灰不說，連中國字都簡化了好幾趟。拿一盤散沙的「東亞病夫」硬是攢成鐵板一塊，「一貧二白」活脫脫造出「兩彈一星」。一場韓戰，一場越戰，「雄赳赳，氣昂昂」，一而再，打破西方不敗的無敵記錄。

耐人尋味，相比土洋資本主義的兩路，反孔最徹底的共產黨，搞的不是西方馬克思或東方列寧的共產主義，相反，否定之否定成了跟孔丘最親的一路。他們「不患寡而患不均」，打土豪，分田地，消滅私有制，實現天下大同。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孔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批倒批臭了，劉少奇用《論共產黨員修養》取而代之。《論共產黨員修養》批倒批臭了，林彪用「鬥私批修」取而代之。⁵ 孔子「克己復禮」，朱子「存天理滅人慾」，讓身體不健康的林副主席發揮成「狠鬥私字一閃念」。一筐臭烘烘的大糞，是挑去集體大田還是自留地，都成了「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革命與反革命你死我活的分水嶺。經過無數次運動一輪又一輪滌蕩清洗，眼睜睜看見，「六億神州盡舜堯」，「芙蓉國裡盡朝暉」了。工農商學兵，誰敢不當大公無私的聖人，就修理誰。

不曾想，山不轉水轉。當六億舜堯計劃生育成八億的時候，祖國大陸又餓飯了。最強大的一路活得最寒酸，不得不

改革開放。社會主義面黃肌瘦，懷裡揣了原子彈討飯，點頭哈腰，低聲下氣，虛心求教。30年河東河西，港商、臺商珠光寶氣，趾高氣揚。「臺灣經驗」，「香港經驗」，說到底，最要緊的是化公為私。偏居一隅也罷，效忠女皇也罷，反正沒有天下可「平」了。「修齊治平」迷失了對象，先憂後樂是大傻瓜。現代化，說起來複雜，做起來簡單。只要把士農工商的順序顛倒過來，排成「商、工、農、士」，傻瓜排最後，全齊活！就這麼點兒道理，心有靈犀一點通。13億舜堯翻然悔悟，齊齊放下身段，眼巴巴盯著港商、臺商腰裡的錢包，笑貧不笑娼了。

這時候，王力雄又精簡一本《黃禍》文學版，講的還是祖國大陸共產黨政權崩潰，引發一場萬劫不復的全球災難。⁶故事曲折動人，線索十分簡單——黃河一場大水，農民一季絕收，流民四處一散，歌廳、舞廳全球一體化土崩瓦解。不信？80年代初，一個女皇大赦的謠言，十萬伊莉莎白的「粉絲」擠翻深圳鐵絲網。90年代初，一個廣東有工作的謠言，廣州火車站集聚上百萬嗷嗷待哺的農民工。

1996年，兩岸關係驟然緊張。一邊演習扔導彈擦邊寶島，一邊信誓旦旦「焦土抗戰」。其實，問題既不嚴重也不複雜，根據以往的經驗，再多一個謠言，定能大團圓。就說李登輝與江澤民談好一項秘密協議，以一百萬移民指標換取大陸承諾不用武力犯臺，中秋節月亮圓報名結束，臺灣親戚優先，云云。多年來，臺灣同胞到祖國大陸探親訪友包二奶生小孩，七姑八姨，失而復得，這回可以派上用場了。兩岸船老大篤定大發橫財。只要先到臺灣的一百萬來不及遣返，後面接踵而來的，親戚套親戚，DNA連成串兒，馬上會有兩百萬、三百萬、一千萬，……兩岸親朋好友皆大歡喜之際，不要說臺獨了，連寶島內部「本省人」、「外省人」的分界，也一勞永逸彌合了。哪裡犯得著大動干戈「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呢？

治大國如烹小鮮。中國當權者，無論哪黨哪派，什麼時候忘記了億萬普通老百姓，早晚要遭報應。

◎ 民主的時機和條件

什麼是民主，顧名思義，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人類多年奮鬥的最高理想，實現起來，頗不容易。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建築在最最慘無人道的奴隸制度。英國標準的現代民主，等級森嚴。保留皇室不說，時至今日，從說話的口音，即能分別出人們出身的等級高下。英國議會兩黨辯論國家大事，坐這邊的說「yes」，坐那邊的說「no」，根本不聽辨不聽論，齊聲高唱而已。當家作主，起哄架秧子。那麼多失業工人，大街上隨便拉來個誰，不會說「yes」和「no」呢？

現實世界中，真正比較周全的民主，得數美麗尖。⁷ 可是，好歸好，中國人要想照搬過來，十分不易。首先，實行民主的時機必須掌握好。先得把印第安人趕盡殺絕，剩下不多幾個，圈進「保留地」。在完成這項作業之前，不能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否則，印第安人多票眾，選出一位「花馬王子」當總統，哪裡還有強大美帝的今天？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實行民主，大致遵循了這個消滅土著的原則。南非有美國全力以赴支持，把曼德拉關押了27年之久，還是沒有堅持到底，過早實行了民主。結果，第一位總統是七老八十的曼德拉。連選連任兩屆之後，再選新總統，眼看不是青面獠牙的三K黨，則是手舞足蹈弓箭長矛的糊塗族了。這兩個極端勢力囂張，證明南非實行民主的時機沒掌握好。

其次，時機的另一面是實行民主的條件。美麗尖是「移民社會」，言下之意，那裡的土地，不像釣魚島，從來都是沒主兒的。顯而易見，這是必須把印第安人趕盡殺絕以後才

能說的。僅僅這個民主的條件，多數國家不具備。「要把北美領土構想為空蕩蕩的，必須先做到一點：就是刻意無視土著美洲人的存在，或更確切地說，把他們視為人類的另一種類，一種亞人類自然環境的一部分。正如必須清除土地上的樹木和巖石以便耕作，土著居民也必須從領土中清除出去」⁸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英國國王傳旨傑弗里·阿默斯特將軍：「給那幫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過的毯子，讓他們傳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個令人討厭的人種。如果你那個用獵犬追殺他們的方法能夠奏效的話，我會備感欣慰。」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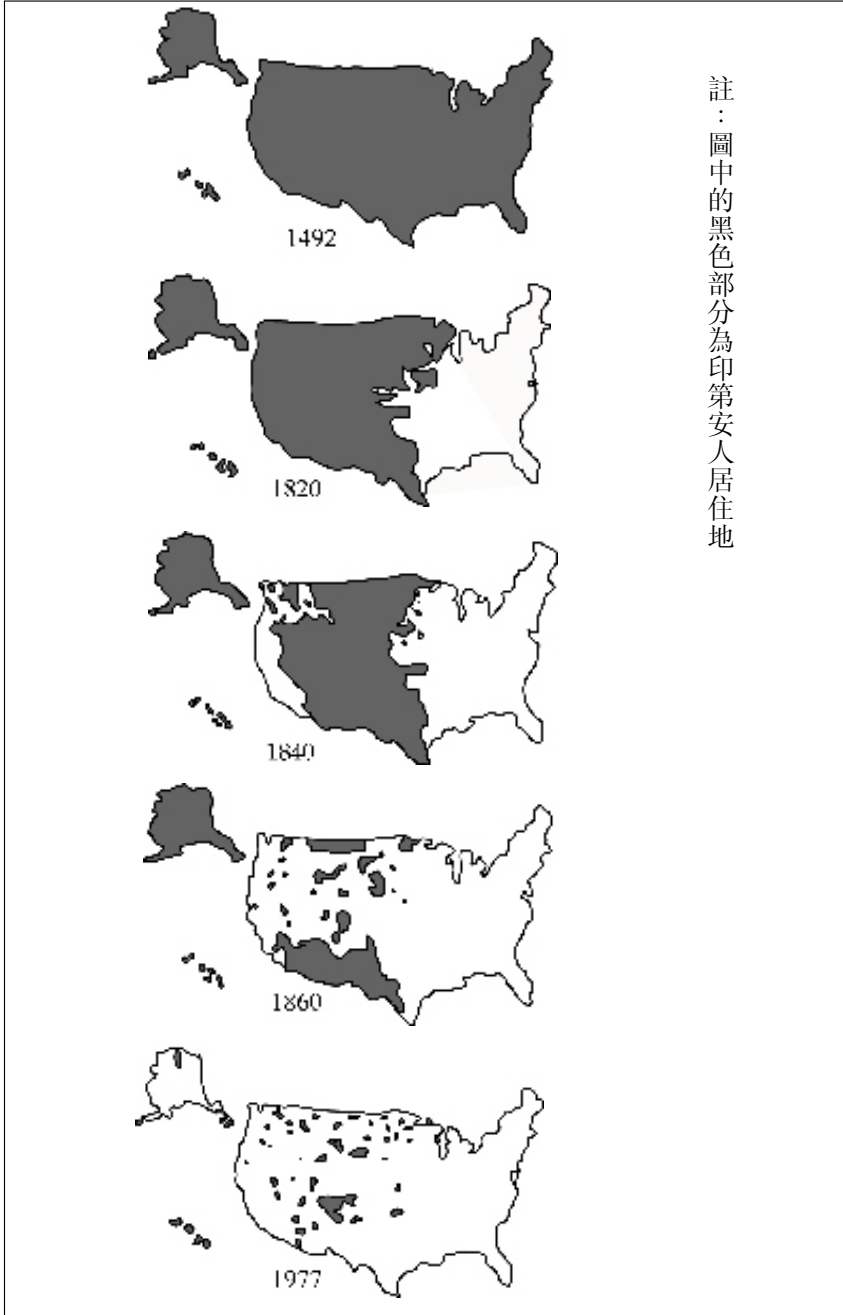
麻薩諸塞殖民當局公開標出價格：上交一個印第安人頭皮者可以獲得100英鎊獎金。

賓夕法尼亞殖民當局的標價更為細致：每上交一塊12歲以上男性印第安人的頭皮可獲得130西班牙銀元的獎勵，每上交一塊女性印第安人頭皮可獲得54西班牙銀元的獎勵。

印第安人一下子從歐洲移民的近鄰變成了可以隨意追殺的野獸，甚至一些歐洲移民家庭把殺一個印第安人作為男孩子的成人儀式。也有的歐洲人乾脆把印第安人當成家庭裝飾用品的好材料，他們把印第安人殺死，然後小心翼翼地剝掉死者的皮膚洗淨、晾乾，用人皮製成各式各樣的工藝品出售。¹⁰

說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到美洲、到澳洲、到非洲「殖民」，實在是天大的誤會。殺人越貨，不惜種族滅絕，才是恰如其分的描述。弗蘭克估計，「美洲人口從大約一億人減少到五百萬人。」¹¹「到19世紀末，北美大陸上印第安人人數已減少到24萬。」把他們分別圈進兩百多個保留地之後，¹²民主的條件具備了，民主的時機成熟了，得以構建有錢白男人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了。¹³

圖~4：美國版圖內印第安人的地盤變化，1492~1977年



資料來源：普列斯科：〈秘魯征服史〉，漢默頓：《偉大的思想》歷史卷，第237頁。

還在19世紀早期，舊式中層階級在人口中的比例就高達80%。¹⁴

新居民源源不斷地紛來沓至，來自各地的移民給新大陸帶來了不同於他們國內的那種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

先來看新社會體制的主體，土地所有者、獵戶、醫生、律師、商人、教士，構成了18世紀和19世紀前期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國農業社會，在新大陸，大量的機會造就了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民。美國獨立後，聯邦政府又著手處置擴大中的西部土地。1800年之後，每個人都能夠根據國會規定的價格獲得其已經佔有的土地，此後，1841年，美國著名的《土地法》又規定，一個定居者可以用最低價購得160英畝土地。可以說，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產階級的首要條件。在歐洲，往往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獲得一點土地或一個農莊，新世界能使人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就獲得160英畝乃至320英畝的土地。¹⁵……這使得美國農夫沒有任何的歷史負擔和傳統的桎梏。他們的生活方式是絕對的個人主義的。由於他們沒有歐洲式的封建羈絆，他們是最熱心推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會群體。美國農業社會的民主傳統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也得以形成。

平等的觀念，多樣化的宗教傳統，獨立、分散的社會主體，多民族融會，種種因素促成了一個平等、民主的新世界的出現。¹⁶

殺光土著的「新世界」必然帶來新問題。在新世界，全世界小兩百個國家，除了印第安人沒得慶，哪個國家的國慶，美國人都慶。「10·1」，祖國大陸慶；「雙十」，祖國臺灣慶；「7·1」，雖然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回歸祖國的港籍美人也得慶。而且，誰家錢多，誰家國慶慶得歡。紐

約猶太人最有錢，以色列國慶的花車遊行最熱鬧。

五湖四海，合眾一國。沒有統一文化，缺乏共同價值觀念。大到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小到身邊瑣事生活習慣，你看不慣我，我還看不上你呢，沒處說理，沒理可講。譬如，中國人愛吐痰。當年李鴻章到日本喪權辱國，帶著痰盂簽署〈馬關條約〉，一時傳為國際外交笑談。¹⁷ 其實，有痰吐痰，順其自然，何笑之有？奇怪的是，現在不吐了，痰去了哪裡？

同樣的習慣是洋人愛擤鼻涕。大庭廣眾，無論多麼嚴肅莊重的場合，「撲——撲——」擤得山響。不知是有意炫耀自己的鼻子大，還是想告訴你，鼻子就是這樣擤大的。18世紀末，巴黎上流社會年輕人，甚至「創造了一種擤鼻涕的藝術。有的人在擤鼻涕的時候摹仿小號的聲音，有的則摹仿貓叫，爐火純青者則發出恰如其分的聲音。」實際上，不光喫西餐有講究，應當怎樣擤鼻涕，人家西方文明歷來都有明文規定。白紙黑字，鼻涕擤了之後，不能用手指、手背或衣襟擦鼻涕。「然以裹腳布拭涕，則可。」¹⁸ 宴會喫喝手忙腳亂，「禮貌的做法應該是，如果用右手來進餐和從公用的盤子裡取肉，就用左手來擤鼻涕。……特別是當有尊貴的和重要的人物在場的時候，如果用手指擤了鼻涕，然後把它甩在地上的話，應該立刻用腳蹭去。」¹⁹

再譬如，中華五千年文明，集中體現在喫上。遵照孔夫子「食不厭精」的教導，白案紅案，八大菜系，滿漢全席，炸、爆、炒、溜、燴、熗、煎、烹、煨、攤、蒸、煮、燉、熬、燻、煨、燒、烤、焙、烙、焗、煲、氽、燙、涮、灼、醃、滷、熏、臘、醬、……等等，等等。這些名目之下，操作起來，又有先煎後燉，先燉後煎，煮了再炒，炒了再煮等等程序和火候上，花樣無窮的繁雜變化。劉姥姥進大觀園，一道普通小喫「茄蕪」，拿才下來的茄子，刨皮，淨肉碎丁，用雞油炸，再用雞肉脯和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

乾、各色乾果子，都切成細丁兒，用雞湯煨乾了，拿香油一「收」，糟油一拌，盛在磁罐裡封嚴。喫的時候，還要拌著炒山雞肉……。²⁰

中國人講究喫喝，如此這般費盡心機準備，喫起來當然志得意滿，眉飛色舞。一雙筷子使得收發自如，出神入化。美食入口，又嘍又啃，啞啞有聲，表達的分明是一張嘴忙不過來的意思。西方人的喫，相形見拙。屠宰場、廚房、餐廳，生的熟的死的活的，全一樣刀切叉叉。特別是英國紳士，「cook」一詞下面除了煎、炸、煮、烤、熏五種辦法，就只能喫生的了。這樣差的伙食，嚼在嘴裡當然不好意思張揚，正襟危坐，雙唇緊閉，不動聲色，裝得好像沒喫什麼似的。

回到民主的題目上，說紳士風度來源於伙食不好，英國人不愛聽。只允許娶一個老婆，阿拉伯男人不願意。歐洲白人習以為常，非洲黑人格格不入。意大利人喫豬肉天經地義，在猶太人則是大逆不道。中國人男女大防，授受不親。法國人互相不見則已，一見，抱了就啃就嘍，一而再、再而三，也是啞啞有聲！社會生活沒有統一的價值觀、道德觀，缺少共同的是非判斷和生活習慣。男女見面不能大家都吻，不能不讓願意吻的吻，只能自由民主，誰想吻誰吻，誰想不吻誰不吻。中國人煙熏火燎關雲長，穆斯林頂禮膜拜幾何三角，印度寺廟牛鬼蛇神你推我搯，擠滿牆頭房頂，黑人上教堂弘法佈道，扯脖子，吊嗓子，引吭高歌，手舞足蹈，《修女也瘋狂》，……有理講不清，因為各有各的理。只好聽其自便，隨其所好。風馬牛不相及歡聚一堂，只能求同存異。「異」的是不同時間的國慶，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語言思維，不同的道德是非，不同的生活習慣。文化不同，喫喝拉撒衣食住行，哪哪都不同，同的，孤零零剩下一個「錢」字：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賺錢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於是，依照做生意的交易程序，制定一視同仁

的遊戲規則。只講法律條文，不說好壞情理。否則，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誰、憑什麼斷得清呢？

經常聽見感慨，祖國大陸習慣「人治」，強調教化，假定「人之初，性本善」。實踐下來，表面上道貌岸然，滿肚子男盜女娼。倒不如美麗尖，乾脆假定人性惡，制度設計從防範壞人做壞事出發，反而少虛偽、多規範、更科學。²¹其實，美國這樣做，是因為「移民社會」，是非標準無法統一，從而無法教化使然。只有法制，沒有教化，只有輸贏，沒有是非，結果必然是「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人們有理說不清，只能大事小事上法庭、打官司。按人口密度統計，美國的犯罪率，百姓打官司的頻率，世界第一，遠遠高於有統一文化的民族國家。²²只認錢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做生意解釋一切的交易成本理論，發動於囚犯悖論的博弈理論，人人謀私的公共選擇理論等等，在這樣一個只有輸贏、沒有是非的特殊社會孕育而生。奇怪的是，這些因為沒有統一文化，因為「無恥」而生的理論，如今放之四海而皆準，被五千年文明古國奉為實現現代化的改革圭臬。

只有輸贏、沒有是非的民主法制，缺乏統一文化，要想凝聚立國，只能人為拔高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文化千差萬別，教化無從著手。一年聖誕節，紐約廣場的聖誕樹做得大了，遭到有錢有勢的猶太人抗議，說是對其他宗教信仰的歧視，迫使政府專門做出規定，樹高不得超過多少米。在這種情況下，提倡「五講四美三熱愛」，提倡「八榮八恥」，提倡什麼都會有人群有理由有錢有勢反對。唯一能夠強調的，只剩下維護國家安全，保證大家繼續賺錢的共同利益。人為拔高的極端愛國主義，在美國，成為緩解內部矛盾的法寶。然而，維繫一股足夠強烈的愛國主義，需要有足夠威脅性的強大敵人。建國時期是「日不落」的大不列顛，一戰、二戰敵我足夠生死存亡，冷戰時期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洛杉磯黑人暴動，美國社會內部的就

業、公平、墮胎等大大小小的貧富、種族、性別、文化、宗教衝突，紛紛凸現出來。從1990年老布什提出「世界新秩序」以來，什麼是「新秩序」，始終沒有一個正式定義。根本原因是還沒有公開明確，對美國來說，有足夠威脅性從而能使美國重新團結凝聚起來的大敵。應該說，一心一意向美國學習的社會主義祖國，情願不情願，客觀上成為最有希望的候選人之一。²³

註釋和出處：

- ¹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第127、121和59頁。
- ² 「利國利民而又利己，是第一等生意；利國而不害老百姓，或者利民而不違反朝廷功令，是第二等生意；雖不利國利民，也不至於害國病民，是第三等生意。自私自利是末等生意」（高陽：《李鴻章》第141~142頁）。
- ³ 王安石〈杜甫畫像〉感慨繫之「寧令我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飈。」
- ⁴ 陳文鴻和朱文輝〈九七前後兩岸三地經濟整合〉，香港《廣角鏡》1996年第5期。
- ⁵ 這方面的專題研究，值得參見金觀濤、劉青峰：《毛澤東思想和儒學》。
- ⁶ 王力雄1990年出《黃禍》，中間大量文字描述「逐級遞選」的原理和程序。2007年，香港大風出版社再出帶插圖的《黃禍》文學版，刪除上述原理程序的描述，單純文學故事28萬字。
- ⁷ 許倬雲高度評價美國民主革命。「真正的民主革命，是美國的獨立革命。1776年，美洲的英屬13處殖民地揭竿而起，發生在康柯德的一聲槍響，打響了人類第一次民主革命」（許倬雲《萬古江河》第392頁）。
- ⁸ 哈特、奈格里：《帝國》第200頁。
- ⁹ 這是1732年的旨意。於是乎，對北美白人來說「印第安人要麼是

可憐的玩偶，是用杜松子酒和五顏六色的玻璃珠來逗樂的對象；要麼就是魔鬼撒旦的子孫，被放棄在美洲海岸，將本來屬於『上帝選民』的合法財產據為己有。所以，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都有資格拿起槍來對付他們」（亨得里克·房龍：《美國史事》第27、111頁）。

- ¹⁰ 談鋒《風雲美利堅》第43頁。
- ¹¹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第109頁。「關於1492年以前印第安人口的各種估計數，從一百萬至高達一億，極其不同。……一個世紀內，土著居民的總人口似乎已下降90~95%」（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215頁）。曼寧·麥洛博指出「客觀地說，對數百萬美洲印第安人的種族屠殺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大規模恐怖主義行徑」（曼寧·麥洛博：〈9·11事件恐怖時代的種族主義〉，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34頁）。
- ¹² 「到19世紀初，北美洲大陸上印第安人的人口數目已經從三千萬下降到百餘萬人了。美國政府似乎覺得其屠殺目的已經達到了，以後可以將這百餘萬的印第安人作為『保護動物』圈養起來了，這兩百多個『保留地』大多位於西部極其荒涼的地區，目的就在於將印第安人與白人隔離開來」（談鋒：《風雲美利堅》第45頁）。
- ¹³ 婦女、黑人沒有選舉權。但是，決定各州眾議院席位，根據自由平等的「美國信念」，按每個奴隸相當於五分之三個自由人計算（增強奴隸主的民主嗓門）（張友倫、蕭軍、張聰：《美國社會的悖論》第6頁）。「華盛頓、漢密爾頓、亞當斯和傑斐遜們都是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這個學派流行於18世紀後半期。他們所受的教養使他們相信，如果給予那些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人與那些玩金錢遊戲的人以同等的權利和特權，如果讓他們各行其是，就不可能有穩定的政府。」所以，「很多州裡，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財產的人才能競爭公職（從馬薩諸塞的五千美元到南卡羅來納的五萬美元，各有差等），只有納稅人才可以行使投票權」（亨得里克·房龍：《美國史事》第328頁）。
- ¹⁴ 吉爾伯特·卡爾：《美國階級結構》第80頁。1775年，英國人亞當·戈登助爵訪問美國時發現，「這裡到處盛行人人平等的原則，它佔了上風。人人都有財產，而且人人都明明白白意識到這一點」（戴維·蘭德斯：《國富國窮》第414頁）。
- ¹⁵ 「為了鼓勵西部開發，傑斐遜政府於1904年頒佈了新的《土地法》，將每人一次最低購地額度由320英畝降低至160英畝，每

英畝地價也由兩美元降到了1.64美元。1808年，又發佈法令將除購土地的最後付款期由四年延長到五年」（楊會軍：《一口氣讀完美國史》第86頁）。「得克薩斯土地肥沃，地價便宜，僅相當於美國地價（每英畝1.25美元）的十分之一」（特倫斯·漢弗萊：《美洲史》第128頁）。「1830年，英國的農場工人一年的工資可以買到十分之一英畝土地；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農場工人，則可以買到八百倍於此的土地」（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第366頁）。1862年南北戰爭期間，林肯政府再頒佈《宅地法》，「凡年滿21歲的美國守法公民只要繳納10美元登記費，就可以領到160英畝的國有土地，耕種滿五年後就可以得到這塊土地的所有權」（楊會軍：《一口氣讀完美國史》第114頁）。

- ¹⁶ 「北美殖民地的民主因素最初源於宗教寬容與宗教契約。來自各個國家、各個教派的教徒們帶來了宗教的多樣性，在多年的磨合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宗教上的寬容，而宗教上的寬容有帶來政治寬容，這成為政治民主的重要因素」（周曉虹：《全球中產階級報告》第10、102~104頁）。
- ¹⁷ 費正清在《觀察中國》一書中，納入這幀珍貴的歷史照片：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約，談判桌旁，中國代表團方面一大一小兩隻痰盂。其中大者，傲然而桌面持平（費正清：《觀察中國》第61頁）。
- ¹⁸ 「第31條規定是專門針對他們，也就是說，針對王室侍從中的某些人，總之是針對社會等級低的人的一個有禮貌的侍童，當他想擤鼻涕的時候，應該用一塊布來掩飾；就餐和伺候的時候，不應該用手指來擤鼻涕，而有禮貌的做法是用裹腳布」（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第235~241頁）。
- ¹⁹ 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第236~237頁。
- ²⁰ 曹雪芹、高鄂：《紅樓夢》第497~498頁。
- ²¹ 易中天〈我的歷史觀〉堪稱這類理解之典型（易中天：《品三國》附錄二）。
- ²² 記不得哪本書裡說，萬人中律師的人數，美國是日本的30倍；萬人中工程師的人數，日本是美國的30倍。
- ²³ 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到小布什的「邪惡軸心」，跨入新世紀，美國選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為敵（推薦參閱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